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貞觀政要卷第九　戈直集論

議征伐三十五　議安邊三十六

征伐第三十五 凡十三章

武德九年冬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 音韓凡言可汗並同 以其衆二十萬至渭水便橋之北 漢武帝初作便門橋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字同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此便橋是也 遣酋帥執失思力 酋帥長帥也執失虜姓思力其名 入朝為覘自張聲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返命太宗謂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 背音倍 我無所愧何輙将兵 将去聲 入我畿縣自夸彊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

瑀封德彝等請禮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還必謂我懼乃遣因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内難（去聲）又聞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衆直至於此謂我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自守虜必縱兵大掠彊弱之勢在今一策朕将獨出以示輕之且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制服匈奴在兹舉矣遂單馬而進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按通鑑此事甚詳辭多不錄）

（愚按蠻夷猾夏帝者嚴明刑之訓蠻夷率服帝者謹悖德之心故弼成五服之制於要服則近而揆文教遠而奮武衛至於荒服則流蔡而已内外之限截乎其不可紊也降及後世德不足以懷柔而藉乎威威不足以讋服而至于亂太宗以内定中國外綏四夷以漢武窮征遠討而不能服者咸歸版圖若突厥為患久矣唐有天下之初已憑陵上國至于斯時率騎二十萬直至渭水亦云肆矣太宗一時輕騎示一威其氣槩直可以寒氊裘之膽而奪之氣不以一矢相加遺而中國尊安裔夷退抑雖不可與帝者明刑悖德並論其不戰屈人亦足偉也謂之英武不亦宜乎）

貞觀初嶺南諸州（今廣海之地）奏言高州（今仍舊隸海北）酋帥馮盎談殿（盎字明達高州人隋亡據嶺表唐興以其地降高祖封為越國公談殿人姓名亦據嶺表）阻兵反叛詔将軍藺謩（藺音吝姓也名謩）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發江南道嶺南道諸州兵也）秘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

痍未復，嶺南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即須及中國未寧，交結遠人，分兵斷險，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陛下既未遣使人（使，去聲，後同。）就彼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今若遣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從之，嶺表悉定。侍臣奏言：馮盎、談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發一單使，嶺外怡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

賜徵絹五百匹。（按通鑑：貞觀元年九月，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盎反者以十數。上命將討之，魏徵諫曰云云，上乃罷兵。十月，遣貟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絹五百段。唐氏仲友曰：甚哉，讒人之可畏也。盎不為南越王於武德之初，而肯反於貞觀耶？譖言無端，幾害忠良，非魏徵何以明之？以蕭銑、輔公祏不足勞偏師剪除，盎之區區，何足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藺臺可擊之狀，未可必也。太宗罷之，明哉！以尉佗之驕倨，文帝猶以德懷，而況盎乎？全知命之臣，止無名之師，江淮以南所全活者不勝數矣。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賢於十萬衆，特以兵勢較之耳。兵隙一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干戈轉餉，瘴癘之患，可以十萬筭哉！）

愚按：昔漢文之時，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薄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乃赦之，復爵邑。此與魏徵論馮盎、談殿之

(事頗同。蓋周勃異於馮盎談。殿之事勢而薄太后之言。誠類於魏徵之諫也。其察人之情亦明矣哉)

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蠻國。(林邑。南蠻國名。漢象郡之地。在交州南千餘里。)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鬚為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符堅自恃兵彊。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符堅。畧陽氐人。晉時符健據長安。是為前秦。健死。子立。符堅弒生自立。伐晉大敗。後為姚萇所殺。)隋主亦必欲取高麗。頻(平聲)年勞役。人不勝(平聲)怨。遂死於匹夫之手。至如頡利。往歲數(數音朔)來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尅翦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何足介意。竟不討之。

(按通鑑。林邑獻大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

(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實而甘其慢也。明年鸚鵡繼來。則納侮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爾不還。夫豈格遠人之道。)

(愚按。是年方擒突厥。北土以寧。有司請討林邑。而太宗不欲再勞師以黷武也。然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又取譬於符堅之伐晉。隋主之取遼。與夫頡利之侵疆。皆致於滅亡之地。可謂知所鑒矣。夫是三者。皆太宗耳目之所聞而知。見而知者也。以此為鑒。宜終其身而不忘。夫何晚)

[年與忿兵於遼水之上。而不知止耶。書曰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後之人主。式監在茲。]

貞觀五年。康國[即漢康居國。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在那密水南。君姓溫。本月氏。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其王屈木支。]請歸附。時太宗謂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於身。其人甚困。假令[平聲]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不為。況求虛名而損百姓乎。康國既來歸朝。有急難不得不救。難[去聲]兵行萬里。豈得無勞於人。若勞人求名。非朕所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有所不為。然以兵克者。則以為已有。而郡縣置之。其為疲勞百姓一也。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足以為後世法矣。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唐氏仲友曰。古之待荒服之外。正如此耳。太宗推所以待康國而推之它夷。不求臣服。不亦善乎。惜哉其未盡如此也。]

[愚按。關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三代未之聞也。蓋遐荒遠夷。不足關中國之重輕。得之適足以勞民而不為益。棄之斯足以安民而不為損。其利害豈不甚明哉。漢建武中。西域求內屬。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而竟不許。唐貞觀初。康國請歸附。太宗謂求虛名。損百姓。而竟不納。二君柔遠之道。可謂無愧於古。宜乎為開基之明主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君之謂矣。]

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幽州人。以雄才稱。少事秦王。從征伐有功。王即位。進吏部尚書。後從承乾謀計。事覺被誅。]伐高昌。及師次柳谷。[西域地名。]候騎言高昌王麴文泰死。[文泰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尅日

將弃國人咸集以二千輕騎襲之可盡得也副將（去聲）薛萬均（燉煌人萬徹之兄高祖以其材武授上柱國以討勝竇建德擊突厥有功拜將軍）姜行本（名確以字行以幹力稱為宣威將軍太宗每出幸即以從平高昌有功封金城郡公）皆以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墟墓間以襲其弃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遂按兵以待弃畢然後進軍遂平其國（按通鑑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計七千餘口遂降）

（唐氏仲友曰高昌地不千里勝兵饒萬人恃遠不賓太宗討之以其地控西域之中故也）

（愚按師平高昌所以闢西陲也高昌去唐七千餘里當是時可謂遠討矣然幸功臣夙將智勇足以制勝是以克成厥功自高昌既平之後唐之封域東西九千五百餘里南北一萬九百餘里為唐之極盛故嘗謂太宗之世於帝王懷柔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為寇亂今延陀倔彊（倔渠勿切延陀鐵勒諸部之姓倔彊不柔服也）須早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兇醜百年無患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與之為婚媾朕為蒼生父母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矣以此而言邊境足得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為先司空房玄齡對曰遭隋室大亂之後戶口太半未復兵凶戰危聖人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按通鑑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

以新興公主妻之。胡氏寅曰。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外夷所當偶。昏世愚主。則何較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主。而皆以外夷為子壻。人君見有不及。則藉群臣而正之。房公狃於漢故。不知遠稽先王。豈非可歎之甚邪。夫薛延陀之未服也。無乃吾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強也。何必於服己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是為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歟。

愚按。上古帝王之御四夷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漢高帝時。冒頓數苦北邊。高帝從劉敬之請而結親。唐武德中。突厥遣使請昏。高祖從裴矩之議而許昏。然則和親之策。漢高帝啓之於漢。唐高祖啓之於唐。皆非所以示子孫也。劉敬固不必議。裴矩亦毋足責。房玄齡。太宗之良相也。乃曰兵戰。聖人所慎。和親實天下幸甚。何不思之甚邪。惟當勉其君曰。兵戰則勞。和親則辱。皆不足以安百姓。威四夷也。君能行帝王之道。以修其德教。明其政刑。則中國安而邊圉固。來賓率服。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君行之而不以為恥。臣亦不以為非。惜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弒其主。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即動兵眾。且令契丹靺鞨攪擾之。何如。令平聲。契音乞。靺音末。鞨音曷。契丹。東胡種。元魏時。號契丹。靺鞨。居肅慎地。凡數部。有黑水部。獨彊。房玄齡對曰。臣觀古之列國。無不彊陵弱。眾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將去聲。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按通鑑。不載玄齡之辭。止載長孫無忌曰。蓋蘇

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

貞觀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下。議將討之。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去聲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將去聲群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卒子聿切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按通鑑李勣又曰。間者薛延陀

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嚮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但命二三猛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時羣臣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氏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弒。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墟其國。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朱氏黼曰。自昔人主。親睹亂敗者。不勸而自懲。深知禍咎者。不戒而自戢。煬帝伐遼之禍。至於家夷國破。身死而宗族屠。蓋太宗目睹。曾莫之懲。而反疾趍以襲其蹟。何哉。蓋其心自謂吾之戰勝攻取。國富民衆。非隋敵望也。乘平定四夷之餘力。用諸將蕩平之餘威。臨城一鼓。可以勦除。意定志決。雖

傾朝盡諫。不可復止矣。唐氏仲友曰。王魏既歿。諫臣惟遂良爾。而其識量不及魏徵。李勣一折。而遂良之諫遂不行。勣武臣爾。所見惟邊功。奈天下計何。魏徵在。勣此言必不發。就使有此言。徵肯但已邪。遂良以克爲善。則其言已不能無過矣。胡不明夷夏之分。申知足之戒。以告帝曰。高麗小醜。不犯邊吏。今而討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不亦善乎。勣之指。魏徵乃以杜遂良之再諫。惜乎不抗疏而力陳之。太宗之欲用兵也。指魏徵之失。其悔用師也。與思諫臣繫國之輕重如此。論諫必若魏徵可也。

愚按貞觀十七年。廷臣請增戍兵。以逼高麗。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戍兵能威絕域者也。斯言也。帝王柔遠之道。何以尚茲。不數月而有討遼之議。越明年而有親征之行。不過爲遼主雪怨。爲新羅報仇。乃欲襲漢武隋煬之所爲。所存者小。而所棄者大。何言行之相反邪。豈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哉。當時諫者多矣。若玄齡之言。以漢武隋煬爲鑒戒。誠保國之深規也。無忌之言。欲待兵縱肆而後討。亦保國之長策也。遂良於下議之初。固阻其意。而親征之際。復尼其行。亦足少儆矣。惜乎太宗意定志決。而皆莫之從也。若李勣沮遂良之諫。以魏徵爲非。明致其君於不善之地。此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其罪不亦大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聲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揚玄感遂起兵圍東都。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爲武。儻不勝。翻爲所笑。伏請委之良將。將去聲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爲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愚按。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古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人皆得而誅之。高麗為唐之藩臣。其君為莫離支所弑。太宗舉兵討之。其亦異乎煬帝無名之師矣。但不當鑾輿自行耳。尉遲敬德請委之良將。自可摧滅。其說是已。然嘗論之。高麗以蕞尒小國。四拒隋師。五拒唐師。非有謀臣良將能如是乎。當時李靖嘗言莫離支自謂知兵。故輕中國。太宗亦嘗諷靖使伐高麗。靖欣然請行。太宗不能從也。異時無功而歸。問於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曰。玆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軍襲平壤之事也。由此論之。太宗若用李靖為帥。其平高麗必矣。太宗不能用靖。而用李勣為將。勣違惠真延壽之言。舍烏骨而不攻。昧城有不攻之計。守安市而不置。卒之師老糧必。無功而返。由不用靖而用勣也。

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高麗。詔道宗與李勣為前鋒。及濟遼水。尅蓋牟城。蓋音盍。今為蓋州。隸鎮東。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議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可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弇音掩。耿弇。漢光武將。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大然其議。乃率驍勇數百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勞去聲。道宗在陣損足。帝親為針灸。灸音救。賜以御膳。按通鑑載此事甚詳。辭多不錄。

范氏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思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貴於勇敢彊有力者。貴其

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戰勝。用之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其器不亦小哉。

愚按漢耿弇之討張步也。弇為飛矢所中。光武時在魯。知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戰而破之。此與道宗敗高麗兵事正同。蓋臣子之義。職當如是也。若道宗者。可謂能盡臣子之義。而弇不得專美於漢矣。

太宗帝範曰。貞觀二十二年正月。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夫兵甲者。夫音扶。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好去聲。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踐軾蛙。卒成霸業。勾踐。越王名。越王既為吳所敗。脩德治兵。謀雪吳恥。見蛙下車拜之。左右怪問。越王曰。彼亦有氣者。徐偃棄武。終以喪邦。徐。夷國。子爵。僭稱偃王。周穆王聞之。令楚伐徐。徐子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論語之辭。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易大傳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用兵之職也。

愚按書稱放牛歸馬。詩言戢戈櫜弓。甚矣兵非聖人之所尚也。然嘗觀周公作周禮。極言師帥。旅帥。卒長。伍長之制。詳陳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儀。至於斬牲徇陳。凜乎如大敵之臨焉。是兵亦非聖人之所廢也。善乎太宗之言曰。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兵不可以全除。亦不可

以常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重平聲）是時房玄齡寢疾增劇顧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上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惡烏去聲後同）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行音杭後同）其後延陀鴟張（鴟惡鳥也）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隋文帝十八年高麗寇遼西遣楊諒討之無功煬帝六年徵其王元入朝不至八年徵天下兵擊之帝親攻諸城不下來護兒宇文述等大敗九年復親征不拔十年復討之徵其王入朝竟不至）掩崤陵之枯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

將帥之將去聲後同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
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
末。遠夷單使去聲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
七札。札甲也。養由基。射穿七札。弓貫六鈞。左傳定公八年。魯伐齊士皆列。顏高之弓六鈞。
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屬音蜀筆邁鍾張。見師傳篇註。詞
窮賈馬。漢賈誼。司馬相如皆文人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徵音止輕
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群臣以禮。褒秋
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絶。
論語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好生之德。好去聲禁障塞於江湖。
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荷去聲犬

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攻白巖城。右
衛大將軍李思摩。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之吮血。登堂臨魏徵之柩。臨去聲。十七年
正月。魏徵卒。太宗臨。哭之慟。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十九年。太宗征高麗。
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祭之。臨哭盡哀。負塡道
之薪。則情感天地。十九年。太宗渡遼。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塡
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
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
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
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易文言傳乾卦之辭)釋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恥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闊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平聲)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

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主雪怨。(為去聲。後外為同。十七年高麗臣莫離支弒其君高武而獨專國政。太宗於是有征遼之議。)外為新羅報讎。(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奬齎璽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竟不從。玄奬還具言其狀。上於是欲征之。)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誡。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

降寛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十八年。太宗欲征遼東。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然華夷慶賴。遠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左傳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次于輔氏。魏顆敗秦師。獲杜回。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甚。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儻蒙録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太宗見表歎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雖諫不從。終為善策。

唐氏仲友曰。易既濟九三。與未濟九四。均是伐鬼方。均是三年之伐。在既濟則戒之。在未濟則勉之。武功之未成。聖人必勉之於始。武功之既成。聖人必戒之於終。玄齡之書。得既濟之象。太宗莫之聽者。無畏相之心耳。

朱氏黼曰。玄齡於太宗左右。未嘗有所可否。每逢帝怒。惟震懼遜謝。非不能諫也。史稱王魏善諫諍。房杜讓其直。是以太宗初舉伐遼。遂良再言之不聽。至是再舉。外庭無敢一言。雖玄齡任用之久。相信之深。亦不敢面陳於在廷之日。獨哀諫於屬纊僅存之際。理切詞盡。太宗嘉納。不之從也。至身没而後罷之。以此觀太宗晩節。大畧可攷矣。

愚按。玄齡此䟽。乃太宗征遼無功之後。思謀再舉之時。而玄齡行將屬纊之日也。此䟽辭意懇切。何乃不見於初親征之際耶。豈太宗忿心難懲。縱忠言苦口。不足以尼。其行耶。毋乃俟其大舉無成。夫然後諫耶。然玄齡此䟽切矣。太宗止曰此人危篤。尚能憂我國家。亦未有樂從之意。越明年。則以疾而命皇儲聽政矣。否則忿兵再舉。事未可知也。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帝王保治。厥有旨哉。以太宗之賢猶爾。況其次者乎

貞觀二十二年。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弊。充容唐制女官號。九嬪之一也。徐氏。名惠。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經。八歲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盻。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太宗聞之。召為才人。手不釋卷。文辭敏贍。帝益禮顧。永徽初。卒。贈賢妃。上疏諫曰。貞觀已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帝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漢武帝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禪肅然山。齊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塗。圖。古通用。泥金之望。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欲行封禪。後漢制。封禪用玉牒玉檢。以水銀和金為泥。望者。望而祭也。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通典。古者帝王之興。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封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黃帝禪亭亭。五帝禪云云。皆山名。禮云。升中于天。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易。以豉切。後同。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轉。去聲。且召募投戍。去留懷死之痛。因風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粮。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

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禍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此下疑闕四字。)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曾音層。翠微。玉華。並宮名。)非惟構架之勞。頗有工力之費。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

假使和僱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室。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並音洛。)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心斯悅矣。夫珍玩技巧。為喪國之斧斤。(夫音扶。後同。)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玩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奇珍。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紂始為象箸。箕子曰。彼為象箸。必將為犀玉之杯。)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

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奥秘於麟閣。漢宣帝圖功臣於麒麟閣。盡探賾於儒林。探平聲。賾土革切。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亡衰亂之數。得失成敗之機。固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内。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推心。愼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太宗甚善其言。特加優賜甚厚。

愚按人臣進諫於君。古人擬之批鱗。雖士夫猶以爲難。況婦人女子乎。其見之史傳。則鄧曼論莫敖之敗。成風請須句之封。班姬辭共輦之載。劉氏救元達之刑。寥寥千載。不多見也。太宗之納諫之德。冠絕古今。外之房杜王魏。内之文德皇后。亦足以交修而夾輔之矣。宮妾之中。復有如徐氏者焉。觀其諫疏。有老師宿儒不能遠過者。嗚呼賢哉。

安邊第三十六。凡二章。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降下江切。後同。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温彦博議。請於河南處之。處上聲。後同。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塞音賽。後同。五原塞。今爲豐州。隸河東。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虚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

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讎。陛下以其爲降。不能誅滅。即宜遣發河北。（今山東道）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强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將。去聲）收其河南以爲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

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江統字應元。陳留人。晉武帝時爲山陰令。時關隴爲氐羌所擾。統深推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酋。慈由切。後同）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單音蟬）以爲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令。平聲。後同）

後孫恩失信圍煬帝於鴈門（隋開皇二十年文帝以突厥突利為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大業十一年煬帝巡北邊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帝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帝馳入鴈門突厥圍鴈門急攻之帝泣目盡腫後公主以計解圍）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音掌）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如晦弟也少尚奇節初建成難作遁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人不恤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共支一心者尔當如兄事吾進蒲州刺史有能名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易以豉切）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必為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背音倍）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

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用彥博策（卒子聿切）自幽州至靈州（東至幽州西至靈州也）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郎將之將去聲）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拓拔不至（拓他各切拔蒲末切夷複姓）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使去聲）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

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左傳閔公元年管仲告齊侯之辭）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鮮上聲）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漢武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請置校尉分護歲收其利以威西國上不從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伊吾鄯善並西域國名伊吾在大磧外南至玉門關八百里漢宜禾都尉所治）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

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厥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將去聲阿史那突厥姓名結社率突利可汗之弟時為中郎將并擁突利子賀邏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

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幾平聲舊本李大亮疏以下至太宗不納另為一章十三年以下接前段為一章今按其是一事因次第其辭合為一章又按通鑑載此事衆議甚詳辭多不録

胡氏寅曰獻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道勿以同於己言之為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徧詢在廷未若魏徵之言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温彦博之策何也彦博之策太宗之所欲為者其偶同歟未可知也其先意承志歟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不應言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為忠矣太宗用其言未幾有失及帳殿之變如此而欲功加外荒冠帶百蠻者非聖主之盛節也又曰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為宰相君集反太宗疑徵黨之絕昏仆碑温彦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太宗不怒彦博而追思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何也以不見留突厥塞內使允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雄夸之心彦博探其微贊之故不以歸咎歟雖然行宮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太宗慕冠帶百蠻之

名。排心不疑。幾至危殆。豈非後世之永戒哉。

唐氏仲友曰。荀卿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富兼人者貧。突厥既破。頡利既擒。若用魏公之言。使突厥河北。於邊無擾。於國無費。不亦善乎。乃卒用彥博之策。若不因結社之亂。悉徙故地。假之世數。蕃孳為唐之費。不亦重乎。大抵突厥置降人最難。內之中國。亂華俗。置諸塞內。生後患。惟反之故地。為立君長。從其故俗。服則為藩國。去不為叛臣。此長策也。

愚按昔成周盛時。四夷來朝坐之國門之外。蓋亦如九服之制。蠻夷鎮藩。在所外也。春秋之世。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其後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入王城。伐京師。雖子帶之所名。亦始遷之失也。晉江統之論。可以為鑑矣。唐興。太宗以武定天下。天下既平。窮荒悉服。突厥之委命闕庭。尤漢以下之所無者。固宜置之中夏。夸示遠近也。當是時。魏徵以忠直得上心。屢有回天之力。而竟莫之回。溫彥博以儒臣遇合。突厥置部落之議。胡為乎獨異眾正之見邪。遂使蕃酋列在禁衛。有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此與陸渾之居伊雒何以異哉。彼為成周之衰時。此為有唐之盛際。太宗樂於從魏徵之言者。胡獨於此而不從之乎。他日祿山之亂。宮闈豈非太宗詒謀有以啓之。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地為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數有商胡(數音朔)稱其遏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去聲)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高昌王姓麴名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

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調去聲。）防遏其地。黃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周宣王。名靖。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不窮追也。）始皇遠塞。中國分離。（秦始皇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

西供役之年。（供平聲。）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為去聲。）高昌塗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令平聲。）張掖塵飛。酒泉烽舉。（張掖。今為甘州路。酒泉。今為肅州路。隸甘肅。）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

用陛下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音掌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急雖不足為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漢高帝欲擊匈奴使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上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廼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至廣武遂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還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廼封敬千戶為關內侯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漢獻帝時曹操兵大破袁紹於官渡紹與八百騎渡河走至黎陽衆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今戰敗而歸內恚將發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袁紹遂殺豐朕恒以此二事為誡寧得忘所言者乎

范氏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遂矜功而徇名不能以義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又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秦穆公勾踐是也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彊兵不若彊民先王忠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不患兵之不彊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彊而可為乎

胡氏寅曰。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為視効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王師討之。既聞其喪。是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立其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憂荒。無禮無義。夫豈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乘人之隙。迫以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斥廣輿圖。信足以夸耀一時。以義言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桀驁之故。而係累其孫。郡縣其土。仁者不為也。

真氏德秀曰。是時褚遂良亦諫不從。十七年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初議處突厥於河南。徵爭之。而帝不從。後以結社率之變而悔。後議以高昌為郡縣。徵爭之。而帝復不從。又以西突厥入寇而悔。使早從忠言。安有是哉。然知過而能悔。此其所以興也。

愚按自夏禹西戎即敘之後。成周西旅底貢之餘。通西域而開玉關。極城郭諸國悉服。實始於漢武。然中國勞弊亦已甚矣。閉玉關謝西域。此光武所以為盛德也。太宗滅高昌。置都護。由是為開通西域之計。而燕支。疏勒。丘慈。于闐。四鎮。遂為遐陬重地。至于開元。自玉門以西。烟火萬里。為唐極盛。曾幾何時。天寶以後。事勢日非。前日之輿圖。舉為戎馬之郊矣。周公有言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況奪其土地。而置以郡縣乎。務廣地不如務廣德。古訓豈虛語哉。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貞觀政要卷第九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